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三

涇胡承珙墨莊著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爲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卽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卽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

疏遂歷引讖緯以爲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
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尙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噶噶然有
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
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
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
若天使之矣風俗通議皇霸篇云經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
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尙云文王
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爲受命而王天下則眞昧
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珙案此明言文王不肯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卽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旣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

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于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蓋昭于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雖不濬卽詩所言河之濬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

若卽周禮之鼙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琪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卽書之不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應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卽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尙有云不是者蓋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卽云不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琪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旣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卽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

之蓋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琪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降

之傳以爲說也

亶亶文王傳亶亶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亶字欲改
亶作媿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媿媿文王爲謬說也經
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承
皆作亶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
亶亶釋文音亡偉反鄭云沒沒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亶爲𡵓
之俗字知亶亶並𡵓之俗字蓋𡵓字一變爲𡵓見唐等慈字碑再變爲
亶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亶亶穆穆司馬相如傳作穆穆眈眈俗又加文也承琪案鈕
說是也古𡵓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𡵓於
勇杜注𡵓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𡵓爲動王延壽魯靈光

殿賦仡奮𡵓以軒髻今文選𡵓字作𡵓是𡵓爲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

義相近諸書疊多作疊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疊呼爲疊此形之所以又變爲疊也周禮天府鬯人雞人注皆云疊讀爲徽此音之所以又變爲亡偉反也要其爲勉義則相承不變械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疊疊我王知疊勉義同故此傳云疊疊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伸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

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琪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栽載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旣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之士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宐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卽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琪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

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卽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榦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琪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貞固足以榦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琪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語

周語引詩於緝熙亶厥心而釋之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爾雅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烈顯昭皓頌竝訓光者統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傳云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云使光明於大嘏之

意獨於昊天有成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泥於爾雅
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訓熙爲光耳以
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眾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
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
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商之子孫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
則維服于周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鄭惟以侯
爲君言其貴者耳其數旣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琪案傳用孟子
仁不可爲眾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
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
君于周之九服尙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

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琪案漢書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言

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暢之禮將士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殷士爲殷侯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恐太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也承琪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蓋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蓋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